

環墟

不是燭焰，而是室裡的微光，映在壁龕木色的紅。

燃起的線香繚繞煙霧，灰燼自頂端延長，截斷，墜落，落在案上，落成一丘一丘小小的塚。

木的紋理在漫長的熏燎下，成了模糊的掌紋，曾經雕工細緻的壁上的圖樣，那些象徵平安與福澤的花草、鏤空的鳥獸，陳舊了，受潮斑駁了，原有的意指，遂也模糊了像一則難解的象形。我就近凝看著廳堂，那像火種般暗燒著舊厝的角落，氤氳霧氣中屹立著的木牌，隔著漫塵的玻璃，嵌在龕裡，其上鎏金刻印的文字，端正書著，「李姓歷代祖考妣之神位」。

簡潔一句一如詩，如總結，又像預示的籤語，字體略寬、微扁，是舊屋窄仄下，棲住挨擠的身形們。

父親說，李氏，是從那註記在側的古老地名，一路遷徙、山居至此。是時他厚實的手，撫著凝視中孩子的肩側，話語間有向來自抑的、無限的溫柔；解釋著地理，是如何形塑出那些唇齒間如臨海微風的、尾音的音韻。我想像一個陌生的遠方，像在遙望夜空中隱密的星點。每一年，返回的父親的舊厝，竟如同那遠方；如同遺忘在埕前曝曬的作物，在日照下靜默地乾涸、龜裂，在夜裡蒙霜。凝結的露水，沿著廊簷磚瓦滴落在地，又蒸散殆盡，爆出一時沁鼻的氣息，在無人曉知之時，盡皆逝去。

我記得孩提時寬闊的埕前那一道清澈的圳溝。淺流翻滾著石頭，有黃色的花葉樣的蝴蝶，終日在水面迴旋；泥徑已鋪成柏油經年，一頭通往小小的鎮，另一邊往稻田。我曾在父親的書信裡讀過，十五六歲徬徨的少年，從學校中輟的他，流浪、跌撞，終又返家，第一次，捲起袖、荷鋤，與他的阿爸學習農作插秧的技術；一日破曉，鄰舍雞禽啼鳴，便踏上家屋前的這寂寞的路，沿著圳流，覓著稀微的光，走向漸漸亮起的田地。

個兒削瘦的少年如何穿過埋身的野芒呢，草鞋趾尖磨擦著的盡是碎石礫，或踩著微鏽鐵馬，椅墊太高，後臀翹起，因緩坡盈風，而有了頓挫之際飛翔一時的身姿。他會在包袱裡裝著飯盒的同時，夾帶一本舊書攤購得的詩集嗎，在擦拭笠下透濕的額前和臉時，不經意地，看見電線上成列無盡的雀鳥，更遠處，

山嵐霧起，覆蓋了兩三座孤寂的荒墳。而歸返有時，走向路的另一頭，至鎮上的土地公廟，夜黯燭光之前，虔誠地祈願。

想望著徬徨的心事，多年後當我走過同一條路，曠野中的舊厝，愈顯得陳舊蒼老，親族們已陸陸續續自瘖默裡遷離了。渠道依舊，卻成死水，覆滿以整片漫漶的藻綠。路口轉角的鐵籠子敞開空去成啞默的窟窿，曾經鏈鎖其中的土狗不在，齜牙的咆哮，在虛空中迴盪至今令人惴慄心跳的聲音。

唯老人兀守著一幢大厝，一如田埂間斜傾的稻草人。雙臂張舉，任歲月日曬雨淋。

永恆畫面之中，是熾烈的焰火，火光浮現出阿嬤就著金爐駝身點數著紙錢的廓影，雙手滿佈著皺紋，早成早去的土地。這同一雙手，招呼牽繫著遷離復返家的兒孫們，一年年，燃香指示著眾人，向廳堂一角的祖先牌位祭拜。父親對我說過這一雙手，裝填著全家的飯盒；在孩子瘦弱的身子蹣跚牽回耕牛，穿行草野漉濕的那些臨晚，穿過溪流，越過早星，總已為他點起了視線的盡頭，家門廊上的燈燭。

那日，我接過阿嬤手中的香，踮腳將之插置在懸掛在高處的香爐時，感覺到她輕拍拍我，聽見她叮囑的話語，說，要置的直直哦。

那年夏天過去少年的父親重考返回了學校，從此，走向歧路的另外一頭。鐵馬馳騁著他向更遠的小鎮。一節節列車箱搖晃在枕木與碎石之上，汽笛鳴響，在他的後方漸弱為風。

再回去時，家門前的泥徑鋪成新路，溪圳築起矮矮的牆圍。再返去時，田已荒，地已老，一幢大厝陷在深深的纏繞的陰影裡。

再回去的時候，年邁的阿公承擔一世喧囂的聽覺衰老，耳蝸深處恆常一座洞穴般的寂靜。

阿嬤牽著我，來到他安靜待坐著的椅前，在他身邊，比手畫腳，說係雍雍啊，伊們轉來厝囉。但見臉上皺起如斑斑的樹痕，靦腆著的雙眼裡，眼瞳像混濁的水面。

有一時，廳堂裡幫著擺放供品的我，對天、對地祭拜著的我們，是否竟如此成為目光裡恆常瀰漫著的霧。成為了角落裡，陰影的紅。

當我看著阿嬤雙手撫順著老人盡已稀疏的髮，為他扶正保暖的帽緣，以手巾，擦拭一張微微沁汗的睡去的臉，在耳邊溫柔低語著什麼；依稀地我聽到了

父親在我小時，每每夜裡夢魘哭泣時，在枕邊哄我入睡的聲音，如海潮，與微風。在這遠遠的、遠遠的，環山環野的大厝裡，漸漸環圍著我們。圍繞著我們的不是一日的盡頭，而是阿嬤在門前又燃起了的，夜晚的另一道光。